

009731

評 論 寫 作

程 滄 波 等 著

新 聞 叢 書 第 三 十 三 冊

程 滄 波 先生
惠 贈



G

G21
33
835

S 009731



S9001447

新開叢書之三十三

評論寫作

程滄波等著



台北市新開記公印行

石 景宜 大 北
惠 贈

序

錢 震

總統 蔣公曾經訓示我們：「新聞界的職責，在領導社會輿論和心理建設，必須以主義、國家、責任來作為自己良知良能的標準。」因此，新聞界要站在時代的前面，不可落在時代的後面；要站在道德的前面，不可落在道德的後面；要成為社會進步的精神標竿，不可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又說：「新聞事業和教育事業，其影響是同樣深遠的。並且還可以說，新聞就是一種擴大的教育——一種對家庭，對社會，無所不至的教育。」凡此，均足以顯示今天的新聞工作人員所負責任之重大。

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為了協助會員同人從事新聞事業有關業務及學術的研究，

藉以促進新聞事業的健全發展，以期圓滿達成對主義、國家、社會所負的重大責任，曾於民國五十五年開始編撰「新聞叢書」出版，先後已有十一年的歷史。在此期間，除了民國六十年因為出版「新聞年鑑」，僅編印會員同人「新聞佳作選」一冊外，餘均每年出版新聞叢書二至四冊；連同今年出版的兩冊，共達三十四冊之多。按年出版以來，極獲本會會員同人重視。因而，十多年來新聞叢書的籌劃出版，已經成為本會每年的一項主要任務，亦為本會於每年記者節所要獻贈給會員同人的一項禮品。

今年本會籌劃出版的新聞叢書，最初構想出版三冊，嗣因預定的一位作者突然身體不適，無法勞累執筆，最後只好決定出版兩冊。這兩冊叢書，一是「評論寫作

」；一是「潘公展傳」。兩書均為集體創作，前者由程滄波等先生執筆，後者由季瀨等先生執筆。

「評論寫作」，全書內容為：導論、社論寫作總論、政治評論、國際評論、財經評論、社會評論、匪情評論、書畫評論、戲劇評論、書評寫作、舞蹈評論、音樂評論、電影評論、體育評論、短評寫作等十五篇。其執筆人為：徐佳士、程滄波、陶希聖、沈宗琳、王作榮、楊乃藩、李靈均、袁德星、姚一葦、彭歌、林懷民、史惟亮、汪瑩、汪清澄、胡傳厚。對於如何適切從事各項評論寫作，本書足供每一新聞從業人員借鏡參考。

「潘公展傳」，係以從事新聞工作、從政報國、領導宣傳和文化事業、言論報

國、仁慈寬厚書生本色等五大單元，記述潘先生畢生為宣揚主義、報效國家、服務社會的奮鬥經過，而以潘氏從事新聞事業的貢獻為全書之重點所在。既是一部新聞人物傳記，同時也是記述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一部極為珍貴的史料。其中部分原始資料，遠自美國、香港各地蒐集而來。係由潘先生生前好友李灝先生主稿，周世輔、王健民兩教授合力執筆完成。

最後，本人謹代表本會第十屆理事會，對程滄波等諸位先生於溽暑期間，揮汗撰稿；徐佳士、胡傳厚兩先生的籌劃、徵稿、催稿；以及幹事會同人林燕生先生等多方連繫；彭品光先生的日夜編輯、校對、督印等工作的辛勞，一併致以誠摯的謝忱！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記者節

評論寫作目錄

序	錢震	一
導論	徐佳士	一
社論寫作總論	程滄波	五
政治評論	陶希聖	一一
國際評論	沈宗琳	二三
財經評論	王作榮	三七
社會評論	楊乃藩	六三
匪情評論	李靈均	八五
書畫評論	袁德星	九一
戲劇評論	姚一葦	一三七
書評寫作	彭歌	一五七

舞蹈評論·····	林懷民·····	一六七
音樂評論·····	史惟亮·····	一九三
電影評論·····	汪瑩·····	二一七
體育評論·····	汪清澄·····	二三九
短評寫作·····	胡傳厚·····	二七五

導論

徐佳士

對新聞事業評價之高，沒有人比得上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他說寧願活在一個有報紙而沒有政府的地方，而不願活在一個有政府而無報紙的社會。而對新聞事業詆毀之甚，「亦無人出其右矣！」他在說過那句名言二十年之後，寫信告訴朋友：「一個從未瞄過報紙一眼的人，要比經常讀報者更加見多識廣，因為一無所知的人，要比腦海中充滿虛假的人，更加接近真實。」

我們不知道傑佛遜的這兩句話，那一句更加接近真實。我們也不知道傑佛遜如果今天來到臺灣將說什麼話，但是我們知道，他那第一句話令我們鼓舞，使我們感到值得為新聞事業獻出心智和血汗。而他那很少被人引述的第二句話，則是一根帶刺的鞭子，策勉我們走上康莊大道。不過，牢記第二句話，可能更加有益。因為假使新聞事業應求改進的話，也許就是應該採取步驟，不斷增進內容，讓讀者、聽眾和觀眾「更加見多識廣」，而不向他們的腦海中填塞虛假的東西。

這個目標，部分地可藉改進新聞報導而達成。另一部分則需仰仗評論功能的加強。臺北市記者公會出版一冊「評論寫作」，可以協助達到這兩個目標。

今天我國的新聞事業，跟傑佛遜當總統時候的美國報業當然大異其趣，當傑佛遜總統寫信給朋友咒罵報紙的時候，報紙是黨爭的工具，印出的東西謊言多於事實，強辯多於析理。假使說今天我國新聞事業尚未能令閱聽人見多識廣的話，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由於有人處心積慮爲了私人集團利益而撒謊強辯，有意向讀者、聽衆和觀衆灌注虛假的東西。今天我國大部分新聞工作人員都在試圖自律自勵，誓要爲社會國家利益而工作。假使他們的工作離開理想主義的境界還很遙遠的話，主要原因是他們需要更多的協助，來把工作效率提高。這類協助應該來自富有專門知識，精於寫作技術，而又具備敏銳的洞察能力的人士。

尤其值此大眾媒介中年齡較輕，但潛力較富的工作人員越來越多的今日，這類的協助是更爲迫切，而且將更能產生效果。

這項協助的着眼點，是在改進新聞分析與評論的水準。對新聞作適當的分析和公正的評論，是避免向讀者、聽衆和觀衆灌輸虛假消息，和幫助他們見多識廣的重要途径。今天我國大眾媒介雖然不是傑佛遜所厭惡的政治集團互鬥的工具，但是仍舊有不少其他的原因，使一個人在讀報、聽廣播或看電視時，看不清楚他的大小環境中的事事物物，甚或只能獲得一些與事實相去甚遠的虛假影像。

第一，今日自由制度下的大眾媒介，也許並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集團爲達成自私自利而控制

的工具，但却是很多人和很多團體千方百計要想利用以達成自己利益的工具。他們希望自己的名字見報，自己的活動上電視，自己的主張被記者引述。他們有時可能只是爲了「見報」或「上電視」而製造「新聞事件」。他們甚至僱有「新聞人員」或公共關係顧問，不斷爲記者們創造美國歷史學家布斯（Daniel Boorstin）所說的「假事件」（Pseudo-event）。大眾媒介對各種「假事件」如果無條件的接納，必定將給閱聽人一幅虛假的世界圖像。一個記者如果終日只是忙着收集現存的「新聞稿」，或只是根據請帖，搬着攝影機從一個會場奔向另一個會場，就要陷入於「假事件」中而無法自拔的危險。

一個具有批評能力的記者，就如一個披上了甲冑的武士，會有能力抵禦一切的企圖操縱媒介內容的人士或集團的圍攻，而爲他的閱聽人作恰當的選擇在媒介上面相當正確地反映現實，並爲閱聽人作公正的說明，幫助他們來理解這個世界。

另一個使目前我國大眾媒介難於幫助讀者接近真實的原因，是這個世界已日趨複雜。在很多情形下，一件新聞的發生，是一長串隱匿事件發展的浮面化，而又是另一串事件的開端。所謂來龍去脈，不是「有聞只錄」的記者所能發現的。專家們時常批評大眾媒介「膚淺」，原因即在於此。新聞界自己已經醒覺而重視深度報導，原因亦在於此。在「專家記者」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我們期望記者們在各自報導的範圍內，培養深一層的觀察事件和分析事件的能力，使他們

的報導，不管是用筆、麥克風或攝影機，都爲社會培養一個「見多識廣」不易受到愚弄的「大眾」有所助益。

所以「評論」能力，對於社論、專欄、短評、或「方塊」作家固然重要，但在今天社會對大眾媒介倚重如此深切的情況下，這種能力也爲在採訪部、資料室、編輯臺、甚至節目部工作的人士所不可或缺，因爲這些人士每一位的工作水準，都是決定今日我們的國民是否見多識廣，是否腦中不致充塞虛假影像的一個重要因素。

社論寫作總論

程滄波

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新聞叢書編纂委員會，於六十五年決定出版「評論寫作」。寄來「編寫計劃」。其分題如下：(一)社論寫作總論；(二)政治評論；(三)國際評論；(四)財經評論；(五)社會評論；(六)匪情評論；(七)書畫評論；(八)戲劇評論；(九)書評；(十)舞蹈評論；(十一)音樂評論；(十二)電影評論；(十三)體育評論；(十四)短評；(十五)導論。

在我數十年寫作評論以及新聞教育的經驗中，始終有一個基本觀念：新聞學是一個綜合的學科，脫離了文學與社會科學，新聞學是不能獨立的。對於社論寫作，更有一個基本觀念：寫社論，是寫文章。寫報導也是寫文章。寫專欄是寫文章。寫特種專欄，也是寫文章。所以訓練寫社論，或從事寫社論，其前提是把文章寫好。我數十年來教社論寫作，先撇開社論或什麼專題評論，而教學生先把文章寫好。

文章寫好後，你寫那一種評論都可以出色。當然，這包括有關專門智識的培養與訓練。否則，文章沒有寫好，你寫那一種評論也寫不好。講到寫文章，要把文章寫好，談何容易。舊時講學問，說要由名師指導。寫文章亦然。寫文章自有各種基本原則及秘訣，此中奧妙，有的可以自己

悟出，有的有賴名師指導。說起文章，自有各種門類，姚鼐古文辭類纂，分成十三類：(一)論辨類；(二)序跋類；(三)奏議類；(四)書說類；(五)贈序類；(六)詔令類；(七)傳狀類；(八)碑誌類；(九)雜記類；(十)箴銘類；(十一)頌贊類；(十二)辭賦類；(十三)哀祭類。這是講中國文章的分類，姚先生分類標準早被學術界承認。至於今天我們所講的報章評論文章，究竟屬於那幾類？我認爲評論文章是屬於「論辨」及「奏議」兩類。

姚先生古文辭類纂序目解釋論辨類：「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給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美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者，年爲之也。」

再者他解釋奏議類：「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詰謨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置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過去我教社論的講義，先選韓柳歐蘇各家的論辨文章數十篇，希望受學者熟讀。其次則選發奏議文章，陸宣公奏議在重慶時便囑學生必讀。因爲在君主時代，君主是至高無上。奏議爲「陳

說其君之辭。」到了民主時代，最有權的是人民。所謂「主權在民」，編載各國的憲法。報紙評論「陳說」的對象，不僅是政府，尤其在民衆。昔日應用「誼忠而辭美」在「陳說」君主，今天就應移其對象爲政府與人民，所以論辨與奏議兩類文章，便是評論文章的標準模式。當然，每一國家或民族的文學傳統，必須追溯到古典的根源。中國的文學傳統，不能忘掉四書與六經，猶之西洋文明的根源，不能遺漏聖經及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要想把評論文章做好，必須從根做起。六經四書再加唐宋各大家的文章，至少有上百篇，讀得精熟，然後能談到做文章，然後能談到做評論文章。

熟讀六經四書及唐宋大家的文章，便能做好今天的評論文章嗎？我的答案是不能。要做爲今天的評論文章，單靠上述的條件是不够的。但是上述的條件是做好今天評論文章的必需條件。在此必需條件以外，還須加進別的條件：此另加之別的條件，便是今日西洋文明之通識與道德。所謂通識者，便是平等、自由、公正等觀念，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平等、自由、公正各種通識，不是叫口號式的瞭解，必須從歷史上去瞭解其根源與發展。再如談到政治，代議政治與責任政府；談到法律，何謂「法治」，何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亦必從歷史上去瞭解其根源與發展，今天各國文明社會所共通懷抱之觀念及意識做評論的人，必需有深刻之認識。所謂道德，便是今世文明社會個人所應恪守的道德，如公民義務、人性尊嚴、人格榮譽等，亦應從根到頭予以徹底

的了解與認識。此兩者，就是今人常稱的所謂價值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以外，若果對今天西方社會的價值與常經，沒有澈底研究與認識，儘管有極好的文筆，其下筆之結果，不過是一種新八股。在方家內行看來，經不起追究的。所以我希望有志於做第一流評論記者，在精通中國文學以外，必須去讀聖經、讀莎士比亞、讀柏魯泰希臘羅馬英雄傳“Plutarch”、讀吉朋的羅馬衰亡史“Edward Gibbon: The Fall and Decline of Roman Empire”、讀英國阿克敦爵士的自傳。

在臺灣二十餘年中，細心觀察我國的報紙，在物質設備方面，自有許多進步，不容抹煞。但在評論方面，有許多地方出現錯誤，那是觀念上的錯誤。那許多錯誤由於「知」的不足，「知」的不足那是寫文章的人，讀書基礎根底不夠。我上面所說的通識與通德，便是這個意思。譬如若干寫評論的人，碰到政務官的進退，常常注重那許多官員有無違法，他們着眼之點，在法律責任，沒有注意到政治責任。一個政務官應因法律責任而去職，同時也應因政治責任而去職。中國歷來講究的「官方」、「官箴」，便是偏重在政治責任方面，此是東西雙方相同的地方。在臺灣某年月日，錢穆先生曾問我：「你是否學新聞學？」我說不是。民國二十年年初，由英經美回上海，密蘇里大學校長威廉博士電邀我去參觀密蘇里大學，承他招待，我在該校逗留一星期。此是我與新聞學府第一次接觸。他再問我：「陳布雷與張季鸞兩先生，是否學過新聞學？」我亦答：

他們絕未涉獵新聞學。我接着對錢先生說：我是學政治與歷史的。我數十年教學生，是把中國及西方古典文學的精華灌輸給他們。平素我教學生要把四書與聖經並讀。譬如每天讀幾章新約，同時讀幾章論孟。我更介紹英國的戴雪 A. V. DICEY、屈萊梵爾瀛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白芝浩 Walter Bagehot、吉朋 Edward Gibbon、及阿克敦爵士 Lord Acton。希望做政論的人精熟那幾本名著。譬如戴雪的英憲論「巴立門主權」與「法治」的兩大精義，便是英國立國的精神柱石。學者能於此等地方把握堅定，其出言立論，方不致流爲無源之泉。做一個大報人，大手筆評論記者，那裏是讀幾本新聞學研究便可成功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份美國出版的「大西洋月刊」，美國外交學家喬治肯楠發表一篇「政治家的訓練」文章，文中內容完全講外交官的訓練。當時我曾著「論外交教育」一文，茲摘抄如左：

「讀了肯楠先生的文章，使我立刻聯想到一個問題，便是新聞教育問題。肯楠對外交教育的主張，正與我多年來的新聞教育主張一樣，美國的新聞教育，用學術的眼光看，本來可議之處太多。中國十餘年來，所謂新聞學的推廣，看去堪與美國相比。但經仔細調查後，這種情形實在應當戒的。如果一個青年學生，爲了逃避數理文法各科的嚴格繁重而去學習新聞學；又爲學了新聞學在社會上或可走捷徑。這不但貽誤青年自身甚大，即對社會，更有說不盡的患害。喬治肯楠說美國有志外交的青年，應讀聖經、莎士比亞、柏魯泰及吉朋。我想美國有志新聞學的青年，也